

越来越多的人
开始不信任这捕捞的生涯，
他们在海上漂着，
只为了未来能上岸

“逃离”港口

文/本报记者 董惠 李涛 片/本报记者 孙国祥

现在在寿光羊口，出海捕鱼已经不是当地年轻人的第一选择，这并不难理解。

“提神靠香烟，解闷靠酒精，玩玩扑克穷开心，”这种枯燥、危险的海上生活，加之越来越差的海上鱼情，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逃离这个让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行当。因为，对他们而言，或许外面的世界更值得期待。“逃离”港口不是口号，是心情。



渔民正在修补渔网。

“熬人”的海上漂

13日中午12点，一艘渔船出海归来。卸完海货后，船主回家吃饭了，魏好树跟几名船员开始张罗着中午饭。一名船员从岸上提了一提啤酒，几包花生米，船上做饭的师傅整了个鸡架炖白菜。

“今年收成不是很好，为了节约成本，船主亲自领船出海。在海上时不能喝酒，靠岸了，大家多少喝点解解乏。”魏好树一边跟记者交谈，一边与其他船员张罗着午饭。一会儿船主回来，他们就得继续出海捕捞作业。

今年27岁的魏好树是济阳县人，年纪轻轻，却已经在船上干了四年了。魏好树说，他在船上负责下网、上网。因为在船上需要不停地工作，每天休息时间不足三个小时。船员们基本上都是和衣睡觉，“每次睡觉都脱衣服，还不够倒腾的。”

出海作业强度大，一有时间，大家就会到船舱内补充睡眠。长时间的海上作业，太阳把魏好树皮肤晒得红中透黑，他脸上的胡子也有些天没刮了。

“海上工作，不跟外人打交道，淡水珍贵，大家也都习惯了，基本上不洗脸刷牙，更不用说洗衣服、洗头发。”魏好树说，现在天气暖和还好点儿，五六天洗一次脸，刷刷牙，如果到了冬天，一个月不洗脸都是常有的事情。海上的日子枯燥乏味，除了工作外，听听天气预报，几乎都称得上是娱乐活动。

大家都不愿干这行当，又苦又累，在船上除了干活就是睡觉，一点娱乐项目都没有，十分“熬人”。干这一行的基本上都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。

魏好树的女儿今年已经

四岁了。但当爸爸的干船员，每次到了捕鱼期，基本上就是到年底腊月天，才会回家跟家人团聚过年。他想家，“但干这一行了没办法。”

“往事不堪回首”

老家羊口的丁老板在休渔期结束后的第二天也出海了。

一般情况下，船上有雇来的船员，丁老板无需自己出海。但已经歇了三个月，他想亲自看看今年海上的鱼情咋样。

渔民出了海，啥时候回来，就得看生产情况了。

出海时，船员们都是拿着探鱼器“巡海”，哪里有鱼在哪儿下网。在丁老板的记忆中，前些年海上鱼情好的时候，一天能网上三四万斤，碰上运气好，还能网上十万斤左右。

但如今，颇有点儿“往事不堪回首”的意思。前两天出海，丁老板和自己的伙计们在渤海湾附近漂了5天，有时一整天下来，竟放不了一次网，只能在海上白白地跑船，烧油。即使有时放下去，也都是小鱼。

6日，丁老板带着渔船回到羊口港，但除了五六百斤稍大的鲛鱼外，剩下的几乎都是小鱼小虾。7日，他的船又出海了，“雇了人，总不能都在岸上歇着吧，再跑跑看吧。现在就等着燃油补贴能够快点发下来，要不然真都是往里赔钱了”。

海上鱼情不好，但即使在最紧打紧算的情况下，出海一天下来成本都得在八千到一万元左右。船员们一刻不敢懈怠，昼夜开工是常事，白天或黑夜对这些在海上漂的人来说，似乎也没了区别。海上常有大风大浪，抑或各种突发情况，在海上打鱼绝对称得上是

件危险工作了。

最近出海，天气情况尚可，但丁老板仍会每晚都安排船员值班，“任何一点小疏漏，都可能搭上全船人的命，不能有半点马虎”。

“等挣够了钱，就不干了”

海上作业风险大，每次出海家人都牵挂着。有时，在海上作业通讯没有信号，每次船靠岸后，魏好树都会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。“别再说了，再说他又得想老婆孩子了。”在跟记者交谈过程中，一位船员跟魏好树开起了玩笑。

“村里有几个人干这一行，我也就跟着干了；我选择这一行就是图挣钱多，一个月一万多块钱，等挣够了钱了，我就不干了，回家跟家人一起干点小买卖。”魏好树对未来的信心与希望仍然是在岸上。

近些年来，干船员的越来越少了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就像在羊口，出海打渔，已经不是本地羊口人的第一个工作选择了。更多的年轻人都希望走出这片海，闯闯外面的世界。不过就目前情况来看，即使是船上最低档次的船员，一年下来至少也有3万元左右的收入，这份薪酬也确实把部分人留在了船上。但这份工作并不是最终的归宿，这是他们都相信的事情。

船员小王今年刚满25岁，他说自己是“没正儿八经地读什么书”，就跟着认识的人出海了。出海的日子变数太多，小王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希望以后自己能上岸，做点小生意，娶妻生子，过简单平常的日子。而像小王一样，大多数渔民希望的未来，不在海上而在岸上。